

# 三國

## 真髓傳 II

真髓 著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# 三国真髓传 II

真髓 著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国真髓传. 第2部, 大浪淘沙/真髓著. —天津:  
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06

ISBN 7-201-05193-8

I. 三... II. 真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10221 号

---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作 者   | 真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整体设计  | 鸣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组 稿   | 金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编辑  | 陈可轶 金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图书设计  | 冯贵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插 图   | 火鸟工作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 版 人 | 刘晓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发行  | 天津人民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社 址   |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康岳大厦(30005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网 址   | <a href="http://www.tjrm.com.cn">http://www.tjrm.com.cn</a> |
| 邮 箱   | <a href="mailto:qhzi@tjrm.com.cn">qhzi@tjrm.com.cn</a>      |
| 经 销   | 新华书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   | 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 | 850×1168 1/3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 | 15.7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  | 300 千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 |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定 价   | 30.00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---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# 目录

|      |    |     |
|------|----|-----|
| 第一章  | 死战 | 1   |
| 第二章  | 寇仇 | 25  |
| 第三章  | 情报 | 41  |
| 第四章  | 逐虎 | 57  |
| 第五章  | 大逆 | 75  |
| 第六章  | 誓师 | 91  |
| 第七章  | 困兽 | 111 |
| 第八章  | 对决 | 129 |
| 第九章  | 对峙 | 145 |
| 第十章  | 相持 | 157 |
| 第十一章 | 密谋 | 179 |
| 第十二章 | 称帝 | 191 |
| 第十三章 | 诱饵 | 205 |
| 第十四章 | 将道 | 219 |
| 第十五章 | 破阵 | 235 |
| 第十六章 | 黑手 | 249 |

|       |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|-----|
| 第十七章  | 使节 | 265 |
| 第十八章  | 整军 | 281 |
| 第十九章  | 乱象 | 293 |
| 第二十章  | 释俘 | 311 |
| 第二十一章 | 提亲 | 329 |
| 第二十二章 | 洞房 | 345 |
| 第二十三章 | 合流 | 359 |

|       |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|-----|
| 第二十四章 | 夜谈(上) | 373 |
| 第二十五章 | 夜谈(下) | 387 |
| 第二十六章 | 赚城    | 411 |
| 第二十七章 | 群丑    | 433 |
| 第二十八章 | 覆灭    | 455 |
| 第二十九章 | 群雄    | 469 |



○  
第  
一  
章  
  
死  
  
战

风的低吼呼噜呼噜的，就像猛兽悄悄逼近猎物时，渴望血肉的重重喉音。半人高的野草簌簌发抖，不由自主地摇摆着瘦弱无助的身体，一会儿胆战心惊地伏倒在地，一会儿又怯生生地弓着脊背点头哈腰。

龙步分开草波，催促战马顶风飞奔。他抬头看了一眼，云很低，好像就要落下来压到头顶似的。在前面，几缕阳光透过城墙般厚实的云壳，为灰蒙蒙的天空增添了几条金线。

地势开始有些起伏不平，他放缓了战马的步伐。

人声渐渐嘈杂，汗臭和血腥气也逐渐浓重起来，在两旁的草丛中，出现了一撮一撮的人群。褴褛的军服，破烂的铠甲，满头满脸肮脏不堪的头发和胡须……他们一个个目光呆滞、表情麻木地或坐或躺，有的在抓身上的虱子，有的在抠脚丫子上的血泡和污泥，还有的索性一动不动地趴着，活像是发臭的死尸。

对此景习以为常的龙步跳下战马，在人群中穿行了大约两里地。再抬头，只见不远处的山坡上，歪歪斜斜地插着几面旗旗，它们在风里时而卷成一卷，时而展现出又脏又皱的一面——上面布满了箭矢和刀剑留下的破洞和裂口。

最大的一面旗帜上写着几个大字：“驃骑将军 郭”。

通过鹿角围栏上得坡来，远远就听见皮鞭的“啪啪”声和粗野的咒骂声：“你他妈瞎眼的狗杂种，活该杀千刀的贼胚子！老子叫你偷！叫你偷！”

是典兵校尉杨定。龙步暗自叫苦，那厮虐待成狂，每天都找碴儿鞭笞士卒，自己回来得可真不是时候。他硬着头皮慢慢靠过去，绕过几座帐篷来到中军帐前。果不其然，远远就见那高大威猛的杨定正将一个士兵吊起来狠命抽打。每一鞭挥下去，必定带起一串飞溅的血珠。受刑之兵挨不住，早已昏死过去。那头

野兽犹自不解气，又一连打了六七十鞭，才气喘吁吁地住了手。

“来人，把这死狗拖出去！”杨定瓮声瓮气的嗓门里带着一股怒气，显然意犹未尽。他拾起地上的战袍，转头向龙步这边一扫，随即拎着血淋淋的皮鞭，大踏步走过来。

龙步垂头肃手而立道：“传令斥候兵龙步，参见杨校尉！”

龙头有意将视线避开杨定的脸，因为它实在太可怕，纵是身经百战的勇士也不忍目睹：纵横交错着的五道大疤，早将主人的五官毁得不成样子：眉毛歪扭，鼻子被一条横疤截成两段，下唇也被另一道伤口豁开。尤其左半脸，从额角到下巴的那一道疤又深又长，几乎可以看到面颊骨。前年李傕、郭汜攻打长安时，他的主公郭汜与吕布阵前单骑激斗，眼见不支，是他飞马出去拼死挡住了吕布，可那犀利无双的大戟划过杨定的面颊，也就把他变成了现在这个模样。

杨定原是董卓的部属，绰号“杨一虎”，武艺超群，凶暴桀骜，与华雄并为西凉猛将。董卓入洛阳后纵兵四下屠杀抢掠，属他“居功至伟”——曾将观看社戏的数千百姓一举屠尽。自从面容被吕布所毁，这厮的凶残恶毒更是变本加厉，只是经过多次征战屠掠，东西两京的百姓早死得干干净净，所以只得虐杀士卒聊以自娱。背地里提起他来，人人切齿痛恨，都呼这厮“杨疯狗”。

“啪！”

一鞭落在龙步的脚前，伴随着清脆的声音，扬起一片尘土。

“妈的，不就是跑一趟马超的中军么，你小子怎的磨蹭了这么久？”每个字吐出来，都充满了狞恶狠毒之气，“又去哪儿躲懒了？那小狗怎么说？”

杨疯狗绕着他转了个圈儿，龙步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被猛

虎盯住的羔羊。他声音干涩地道：“马将军说……”他知道自己此言一出，一顿打定是免不了的，于是微耸肩膀，做好了挨揍的准备，“让咱们快点儿攻城，五天内拿下中牟……”话音未落，只听又是“啪”的一声，接着就感觉自己的脸颊撕裂般的剧痛。

龙步脑袋一晕，站立不稳，不由自主地重重跌倒。

“器械都没有，攻个屁！”杨定的怒吼声伴随着鞭子劈头盖脸地落下来，“还他妈的‘快点儿’！小杂种，你他妈的是打算让老子去送死啊？”

龙步一声不吭地任杨定鞭打。他有经验地将自己蜷成一团，护住面门和要害，只是脸上刚才挨鞭子的地方火辣辣地疼。

“住手！”

听到声音，杨定赶忙叫了声“郭将军”，然后丢下鞭子，向声音传来处老老实实地单膝跪倒。

龙步偷眼望去，只见一群将官众星捧月般簇拥着一个身披绿袍、盔明甲亮的将军从中军帐中缓缓步出，正是主将郭汜。

“我说老杨，让咱们去拼命的是马超，你拿个小兵撒什么疯？”郭汜负手而立，漫不经心地道。这位马贼发家的西北军统帅四十多岁年纪，中等个头，一张圆脸上总是笑嘻嘻的，细小的三角眼眯成了两条线，任谁也猜不透他的心思。岁月仿佛将他的棱角都磨平了——自从跟随董卓入洛阳，到今天成了铁羌盟的马前小卒，其间几番大起大落，从这张圆脸上一点儿都看不出来。唯独有变化的就是腰围——和在长安把持朝政时相比，现在的他足足瘦了两圈，不复当年肥胖壮硕的模样。

“主公说的是，俺知道错了。”杨定连忙磕头。这厮点头哈腰时，仿佛被抽去了脊梁骨一般，适才的凶悍霸气早丢到山坡下去了——主公便是衣食父母，杨定明白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。

郭汜的眼里根本没看任何人，他注目远处中牟的方向，若有所思道：“你是那个斥候，叫……叫什么的？罢了，这儿没你事了，退下吧。”这话却是对仍蜷在地上的龙步说的。

龙步闻言起身，默默地向郭汜的背影行了一礼，转身下坡，这时，身后杨定等一千将官七嘴八舌的争辩不由得钻进了耳朵。

“主公，那真髓何等厉害，十天前两河滩一战，羌兵前前后后死了不下两万，连韩遂的儿子都被斩了！这回马超却让咱们一帮残兵败将打先锋，还是去攻城！谁不知道攻城必定伤亡惨重？那小浑蛋限定咱们五天内落城，这分明就是要变着法儿整死咱这班弟兄！”

“老杨说得对！郭将军，俺李乐是听你的话，当初才降了铁关盟，难道就是为了受这鸟气？早知是这样，俺宁可在长安死战到底，拼了肩上这颗人头！”

“马将军是心里有火，上次败得太惨，他不好跟大盟主交代。”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道，“你们二位说话也多注意着点儿，上次战败一个重要缘故是董承他们在后面闹哗变，马将军从此对咱们这些长安的降将更不放心了，巴不得找碴儿杀了咱们，消除他的心腹大患呢。”

“我呸！老子杨定怕过谁？韩逼你小子没种！奶奶的，上次在两河滩，咱们就应该跟董承、李利他们一同反了！”

“够了，都闭嘴！眼下就是这情况，你们再多说又有什么用？既然让咱们攻城，咱们不攻也得攻！你们来看，这中牟城北面临水，东西南三面都是平原，真髓又在城内中心处修了三座极高的望楼。如此一来，他视野开阔之极，就好比在咱头顶上设了一双眼睛，我军兵力调动，他看得一清二楚，这可当真不好对付……”

“真髓这小子，再怎么厉害，还能比得上主公您？瞧您这指挥营地点选的，真是没说的！中牟的西边一片平原，就这么一个

山包，站在这儿一眼望过去，一览无余，一点儿也不比那小子费尽心机修的望楼差！”

郭汜闻言笑了笑，颇有些自得：“从咱这里到中牟西城门，十多里地到处都是长草丛，地势平缓，利于骑兵驰突。可这草未免长得也太高了，须提防真髓那厮藏有伏兵……”

“主公您不必担忧，交给我老杨便是，老子一把火烧个精光，只是攻城却没这么简单呀！”

“这倒是……伤亡不可避免，那就拼了吧——老杨，咱们总共还有多少人马？”

“嗯……咱们几个的人马加在一块儿，还有五万多人。”

“我想，也就是这个数了。两河滩一战，真髓惨胜，我估计他剩下的兵马不会超过三千。‘千战万战，攻城最难’，中牟虽小，一旦遭到殊死抵抗，破城也是极费劲的事。不过只要有心，就没有打不下来的城池——就准备在这里死个三万人吧，无论如何，把城给拼下来。”郭汜的声音里没半点儿感情起伏，就好像在述说今日的早餐是吃粥还是吃饼。

“您说什么?!”李乐惊诧地大叫道。

“兵死了，以后还可以再抓丁，只要拿下中牟，就比什么都强。”郭汜淡淡地道，“你们不明白，马超那小子麻烦大了。他把铁羌盟盟主的独生爱子送上战场，让真髓砍了头。韩遂我是见过的，那人睚眦必报，怎会放过他？所以他若能及时打个胜仗，把真髓的头颅献给韩遂，说不定还有个交代，否则……哼哼！”

杨定恍然大悟：“难怪这狗东西发了疯似的逼着咱们攻城！主公，既然是这样，咱们何必下大力气帮他这个忙？不如拖延几日，让韩遂宰了这小狗算了！”

“帮马超？嘿，我帮他作甚，我是在帮咱们自己！”郭汜从鼻子里哼出声道，“韩遂的手就算再长，能顾得了咱们眼前这场劫

难么？马超对我不放心，要削弱我的兵力，我有五万兵，就用三万买他一个放心，值！况且只要拿下中牟，呈上真髓的头颅，跟韩遂和马超全都有了交代，以后咱们的路也就好走多了。”他顿了顿又道：“这就是政治，你们几个就知道打打杀杀，有工夫多仔细动动脑子吧！”

龙步木然地走下山坡。将官们的议论他都听到了，但却一点儿都不想去理会：高高在上的将官大爷们讨论的那些事，无论听得明白也好，听不明白也好，跟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？眼下就是脸上疼得厉害。他伸手在伤处按了按，摊在眼前一看，掌心满是鲜血。

“龙老哥，到底有啥消息没？”几个士兵见他回来，给他腾出一块地方，其中一人问道。

龙步没有立即回答。他先一屁股坐下来，伸手从熄灭的篝火里抓了一把草木灰，糊在伤口上止血，接着向后仰倒，舒展着几乎被马背颠散的骨头，这才淡淡地道：“准备攻城。马超说了，五天内打下中牟，不然咱们就都等着掉脑袋。”

“我呸！又是攻城！得，就准备死人吧！”那人咒骂了几句，不过也没有对此表现出更多的关心，“五天就五天，上面那些将军们跟大伙儿一块儿掉脑袋才好哪！”

龙步表示同意：“可不，杨疯狗那个杂碎，最好是攻城时他冲第一个，让中牟兵一箭射死得了！”

提起杨疯狗，大伙儿顿时义愤填膺，军中没有一个没吃过那厮毒打，更有不少同僚惨死在那厮的皮鞭和拳脚之下。当下人人切齿痛骂，声音一大，就连周围其他几群人也加入了行列。于是话题从战争转到了军中杂七杂八的往事上，即便偶尔提及即将到来的攻城，众人语气里更多的也只是一种袖手旁观的幸灾乐祸，仿佛即将到来的残酷搏杀跟他们没一点儿关系似的。

龙步闭上眼睛，听着大伙儿七嘴八舌的议论，心中涌起了一股无可奈何的悲哀。

打仗这玩意儿，简单地说，其实就是比死人。谁能使自己死得少敌人死得多，谁就赢。多少名将其实不过都是这么出来的，他们的名字被无数人传颂、崇拜，可是又有谁会记得，在一场一场血战的背后有多少士兵倒在泥水和草地上，任人踏过自己的尸体呢？

“就准备在这里死个三万人吧，无论如何，把城给拼下来……”郭将军那平淡的话语又回荡在耳边。

他叹了口气，这就是命——自己的命，兵的命。

才躺了没多久，龙步就被战鼓催促着从草堆里爬起来，和其他骑兵云集在山坡下，接受新的命令——他们被按照五十人一组的规模编制成若干小队，分散到离西城门三里远近处担任警戒。每支小队都携带了火种，听到鸣金，便一面回撤一面放火。

此时风已经停了，周围的一切都很平静。龙步远远望向中牟，这座坐落在岸边的小城显得孤独而又渺小，城头上竖立着不少旗帜，全都仿佛认命似的垂着头，旗帜下面看不到一个士兵。从这里回首西望，可以看到杨定的旗帜，那厮正督促着上万的同胞在那儿修筑工事，想来少不了又会有人遭到那厮的鞭笞了。

云越堆越厚，气温渐渐升高，只是太阳仍然隐在空中不见踪影。到中午时，龙步看到杨定那里已经忙得差不多了，他们在距离城门五里处挖掘出了一条宽二十步、深一丈、长十五里的南北向壕沟。挖掘出的泥土被运到壕沟的南端，在那里堆成一座大土山，上面飘扬着郭汜的中军将旗。在壕沟的后面，杨定立

起了一道栅栏，新的营盘就在栅栏之后。

撤退的锣声响起，众警戒小队一边四处点火，一边向壕沟西面撤退。等龙步回营歇息了一下午再出来看时，火已经灭了。壕沟阻止了火焰向西蔓延，但壕沟以东，直到中牟城下的长草丛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只剩下一片光秃秃的焦土。

战鼓急促地响起——郭大将军已经急不可待地下达了攻城命令。

这时已经是黄昏时分。

“奶奶的，劳累了一整天，也不让人喘口气！”一名斥候听着震天响的战鼓感叹道。

“拼死累死都是一个样儿，上面打的就是这个算盘。”龙步在一旁淡淡地道，说到“上面”二字时，伸手指了指天。那兵也不知他这手势到底是指那些发号施令的将军，还是指永远沉默的苍穹，于是嘟囔了一句，转过头去继续观望。

“知足吧，好在咱还没被编入第一梯队哪！”另一名士兵插嘴道，“你们看，跟着杨疯狗的弟兄们，刚挖完壕沟，又要抬着云梯去攻城，那才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呢！”

“可不是，杨疯狗那是把人往死里逼！他妈的，挖了一上午沟，膀子都酸了，还要去爬云梯攻城，那还能有活路？”言者不胜感慨，显然对杨定统辖之兵的命运颇不看好。

加入讨论的人越来越多。七嘴八舌中，一兵策马挤到龙步身边来，拍着他的肩膀笑道：“成，你老哥一语成真，杨定那疯狗当真去攻城啦！”

龙步转头一看，认得此人也是清晨一同大骂过杨定的，当下苦笑道：“能咒死那厮就好了，你仔细看看，那疯狗带着四百多人的督战队，远远在后面压阵，冲锋陷阵哪儿轮得到他？”

众人回头看去，果然如此，又纷纷骂了起来。忽听有人大叫

道：“你们看，你们看，城头上那个顶盔贯甲的敌将，莫非便是打死了张镇东叔侄的真髓？”

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老军主张济和少主张绣的大名了，龙步心里微微一震，连忙顺着那人的目光望去。只见城头灯火通明之中，一名威风凛凛的将军外罩猩红大氅，正提着一柄巨戟，缓步在城头巡视。

那人一定就是真髓吧？

在他发怔的工夫，第一波攻城的四千多名西北兵在顶过一阵雨射之后，已成功扑到城下。趁着城上之兵难以冒头出来向下射箭，他们高举盾牌，飞快而有条理地竖起众多云梯，开始向上攀登；另有几十人推着冲车，也来到城下，巨大的撞击声把号角和军鼓都压了下去。

城上的守军一阵慌乱，似乎还有不少人摔倒在地。

“城要破了。”在周围众人的一片大笑和欢呼声中，龙步喃喃道。

作为一名斥候，最关键的就是要具备准确的敌情判断能力。在刚才短短的时间内，他已看出中牟守军似乎从未有过守城战的经验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守军应立即丢下滚木和落石，同时用拒杆将云梯撑倒。若稍有迟疑，容攻城军登上城墙，那便大势已去。正想着，十几名西北军的先锋这时已经快手快脚地上去了！

龙步松了一口气，感谢上苍，看样子这回是轮不到自己玩儿命了。环顾四周，不少人都都流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。

“快看！”突如其来的惊叫，促使龙步抬头张望。

只见两名先锋全身是血地从城头坠落。接下来是第三



## 真髓传

个、第四个……没过一会儿，刚上去的西北军士兵统统被丢下城墙。

龙步睁大了眼睛，感到有些惊诧：攻城的先锋最为关键，所以担任此职的，要么是军中武艺出众、视死如归的勇士，要么就是犯了军法，欲戴罪立功的死囚。城上之敌明明遭到突袭，军心大乱，竟然反将这些死士切瓜砍菜般斩除，还真是让人难以想象。

“你们看，是那个手持大戟的将官！”一人指向城头。

此时一名士兵正好跳上城头，还没站稳，血光迸溅之中，人头已飞上了半空，无头尸身被人一脚踹倒，将云梯上跟在后面的几名士兵也都带了下去。龙步眼尖，看到一名彪形大汉在垛子墙后探了探头，随即缩了回去。

“啊！那不是徐晃徐将军么？他在两河滩战死了，怎会跑到敌人的城头去了？”

众人正大惑不解时，形势已发生了逆转。

这一瞬间的喘息，已足够让守军从一时的慌乱中镇定下来，开始了反击。

二十多具云梯被长长的拒杆一具一具接连撑翻。上百名士兵落下来，有的摔在地上，一时爬不起身；有的砸在别人身上，几人撞在了一起；还有的正落在别人的兵刃上，大腿被捅了个窟窿，坐在地上惨号不已。

滚烫的油自城头浇下，接着落下来的是点燃的火把和干草，城下顿时变成一片火海。一些身手敏捷的士兵连滚带爬地躲开，但还有不少人被裹在里面，惨叫之声不绝于耳。

对准城门处厚牛皮下的冲车，守军倒下了融化的锡汁和铅汁。顶上的牛皮有数层之厚又浸了水，不可能被烫穿。但溅落地

面的液体正沾到一人的腿脚上，那人站立不稳，惨叫着摔倒，又撞倒其他的士兵，使严密的盾防御瞬间露出了好几道缝隙——闪亮的液体浇下来，那几十人无不体糜肉烂，倒在地上辗转呼号，最后一动不动。

城头一片欢呼，士气大振。

此时攻城器械尽毁，剩下的数千名西北军士兵难以靠近城下。守军里有不少优秀的射手，他们三五人一组，隐蔽在城头的士兵当中，就着火光，专挑什长、都伯等下级小将官放箭狙杀。几人同时下手，但凡箭矢离弦，目标必定溅血倒地。

攻城军被打散了建制，这些下级将官的阵亡，使士兵们由于缺少指挥而四散逃亡，开始是一两个，然后越来越多，最后数千人全都变成散乱的队伍败退下来。

“胆敢临阵退缩，杀无赦！”

杨定的怒吼忽然在耳畔响起，龙步转过头，刚巧看到他率领督战队从旁边飞驰而过。

那疯狗杀人退下来的败兵当中，大吼着挥舞环首刀乱砍，督战队的数百名皂衣兵紧跟其后。先跑回来的数十名士兵，没有死于敌人的飞箭滚油，反而死在了自己人的刀下。

龙步捏紧了拳头：没有了云梯，冲车也毁了，让那些弟兄继续滞留在城下，那不是白白送死吗？

看到残兵被杨定重新驱赶着回到城下，去承受守军的箭矢、石块和滚油，他无力地垂下肩膀。环顾四周，发现旁边所有观战的士兵都沉默了下来：不是明天就是后天，这种命运迟早要落在每一个人的头上。

号角急吹，第二波攻城部队已如蚂蚁一般蜂拥而上。